

# 端好自己的碗

收拾橱柜,清理出一大堆的碗。都是精致的小碗,大碗却寥寥。

小时候穷,碗却大,乡下谁家不是粗瓷大碗?早晚盛装熬得黏稠的玉米糝儿粥,我们叫“糊涂”。一大碗“糊涂”里夹上两筷子咸菜一搅,配上金黄梆硬的窝头就是一顿饭。中午饭稍微丰盛点儿,当然是与早晚两顿相比。中午大多是面条,撒一层玉米面,一是防止面条擀制过程中粘连,二是最后随面条下在锅里黏糊,一锅面条就不那么清汤寡水了。面条煮熟后重头戏就来了,半勺热油里,加上鲜红的辣椒、白胖的蒜瓣、碧绿的青葱,然后放进锅里,“刺啦啦”响,满屋香。捧上自己的粗瓷大碗,一顿饭吃得风生水起。

村子里的男人们吃饭喜欢聚堆儿,一手拿馍一手端碗,往院门口或者街头一坐,就有也端着碗的邻居凑过来,边吃边扯,热闹得很。饭吃完了话没扯



完,就把碗摞下接着扯,回返屋时那碗早就干了,不好洗刷,负责洗锅刷碗的主妇们就很愤怒,生气地絮叨上半天,却不起任何作用,转过天来,男人又端着大碗出去了。

我12岁那年放秋假,学生们随着大人一起去地里摘棉花。棉花地很远,为了节省来回的时间,队里就在地头支锅做饭,中午炊事员一吹哨子,大家解下棉花包,拿出自己的碗就往地头跑,争先恐后像是比赛

一般。有的人精,开始盛半碗,吃完再去盛上满满一碗,然后悠哉地扯着闲篇等着饭凉。憋人们就没那么多心眼儿,上去就盛满满一碗,等吃完再去盛,锅里早没了。不由就会怨恨自己的碗小,要是碗跟盆一样大,那只需一碗就饱了。其实,那时的碗在如今看来已经是大如盆了。没办法,人穷碗大,皆因肚子里没油水。

说到没油水,就会想到以前挨门要饭的乞丐。对,即使穷到要饭也是要有一只碗的,不然要来的饭食如何盛装?若说民以食为天,那碗就是盛天的地,没有碗,怎么食?但碗何时起源,由何人制作,已经无从考证了。

无论如何,我们都该感谢它。不管是高官大臣还是平民百姓,不管身居繁华都市还是田园山野,一日三餐必不可少,而饭碗就更是至关重要,人们甚至把生活中重大的事情和饭碗联系起来,如找工作说是找

饭碗,正式工作是铁饭碗,工作没了说是饭碗丢了。饭碗丢了就赶紧再找啊,没饭吃还能行?晃荡晃荡地混日子挡不了肚饥。不管是谁,只要活着,端好碗、吃饱饭就是头等大事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,物质生活日益丰富,人们肚子里不缺油水了,饭量也逐渐减小,饭碗虽依然盛装着我们的一日三餐,却越来越精致,粗瓷大碗早就摒弃不用了,细瓷碗、骨瓷碗、玻璃碗、木头碗,还有不锈钢碗等等,不一而足。那日逛步行街新开的金店,赫然看到柜台里摆放着一只雕龙画凤的金碗,金光闪闪,标价27万——价钱也是闪瞎人的眼。欣赏会儿也就罢了,心里并无过多涟漪,没有因为买不起而沮丧,更没有因此而看不起自己。

俗话说:“有多大手端多大碗。”不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端好自己的碗,走好自己的路,不管贫贱富贵,知足便能常乐。

薛小玲/文

## 种菜与养花

城里人,多养花,少种菜;乡下人则恰恰相反,多种菜,少养花。无论是哪种,要想种养出好结果来,都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。

我虽然生活在城市,却喜欢种菜,在自家的小院里。这种爱好,源于我小时候生活在农

村。那时,家家户户都有属于自家的菜地,向阳临水。

跟大人去种菜,是乡下孩子们习以为常的一件事,翻土、打虫、播种、施肥、浇水、护苗、驱虫……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去菜地里忙碌一番,手脚沾上泥,是必须的,出力流汗,更是必须的。

汗水流到位了,鲜嫩的蔬菜,才会纷纷冒出来,让人心生欢喜,对一日三餐充满期待。

我母亲既种菜,也养花,但她是精细地种菜,粗糙地养花。对于小院里的那几盆花,除了偶尔浇浇水外,基本上不管,但那些花竟然也开得很好,香得很。

种菜和养花最大的不同,是菜长大后,可以摘回去吃,既美味又饱肚子;而花则是让人赏心悦目,能送来阵阵香气。

无论是种菜还是养花,只要投入进去,都会很有趣,也都会有收获。

徐竞草/文

## 清除垃圾

我已经养成了习惯,每天出门前,随手将垃圾带出。这是小时候形成的习惯,一早起来,就扫院子,扫门前的路。

这个习惯是跟村上一位老人学的。老人是个老党员,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,走南闯北。战友们都没有了,他活下来了,回

到村里,孤身一人。觉悟高的他被推选为村干部。在做好相关工作的同时,他扫村街,天天坚持。他说:“天天扫,就不觉得脏,也不觉得累;垃圾不能积攒,越积越多,就成了累,成了负担。”

现在想想,生活就得这样。包括思想上的垃圾,也得扫一扫,天天扫。

赵长春/文

## 刨生活

故乡人把过日子叫“刨生活”。一个“刨”字,动感性、指向性十分鲜明强烈,带有辛苦的庄稼味道。

父亲说:“鸡刨土是寻找散落在土里的粮食种子、植物种子,以及一些土生的昆虫,以此来作为食物。人也是鸡,土里刨食,吃饱喝足以后,该打鸣的打鸣,该下蛋的下蛋。”父亲这话,话糙理不糙。

父亲学说话时,第一个字是“娘”,第二个字是“爹”,第三个字就是“刨”。我的爷爷听到“刨”字比听到“爹”字还高兴,笑道:“知道土里刨食,这个娃饿不着!”

父亲一生在土地里刨,日出而作,

日落而息,有章有法,日子过得简单,其中的幸福冷暖自知。

小时候,我跟着父亲学土里刨食,不一会儿就感觉腰酸胳膊疼,扔下农具坐在地里休息。父亲不急不躁地也坐在地上,点燃一烟袋锅子旱烟。

我对父亲说:“我不想刨一辈子地,我想去城市生活。”父亲大声说:“人不管到哪里,也得刨食过日子。只有不停地刨来刨去,才会得到食物,才能填饱肚子,才能过好日子。”

后来,我终于进了城,结束了土里刨食的生活。刚到城市,我的生活一团糟,为了衣食住行四处讨生活,感到了生活不易,难免失落。父亲到城里看我,说:“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,只是刨生活的方式不同。天上不会掉馅饼,只有刨,才会盆满钵满。好日子不是安逸来的,好日子是刨出来的。”

父亲的话让我知道了生活的艰辛,我不停地刨,我到处刨,刨着刨着,幸福生活自然而然地就被刨来了。

一个“刨”字,书写出生活的真谛。

杨金坤/文



图说  
我们的  
价值观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 
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 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# 子也孝

中国福  
中国喜

天津人韩国斌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日报 中国网络电视台